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

元王黎楊嚴竇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元氏載少孤旣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鑑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寢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

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裒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卽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蓺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

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
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
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脰朝廷
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
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
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
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
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
榭帳席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
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
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
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
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

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係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宅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沒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悟等合貲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宅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績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

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箇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箇貯屍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

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
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緝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
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
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
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
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
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
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
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
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
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
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

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
官司不得筆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
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
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
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
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
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
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鵑漸倡之也性貪
冒縱親戚尼附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
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
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
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鵑漸爲太常卿禮

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頤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卽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頤崇敬等曰頤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饗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饗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饗禮不王不禘皆不

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頌不及饗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饗明矣
商周五帝大祭見於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
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
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饗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
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
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
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
於祫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
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
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頌等所建頌等曰景皇帝
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
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顓頊昌意爲始祖是
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

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敏攸介攸止卽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所祀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旣用玄說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牲牷用犧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犧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犧莫大焉上

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驥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厭爲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侑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圜丘上與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丘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汎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頤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贊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

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旣而霪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幹性貪暴旣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卽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旣行市人數百羣譟投礮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掊冒財賄貲產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卽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尙氣河西節度使呂崇竇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

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卽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卽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

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鉉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癟百役並作入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

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

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
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爲國
西屏十餘年始勻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旣亡城壘則又
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
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
援時方煬旱人情騷攜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
士當受春服者皆卽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
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荆
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
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
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傳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
后帝自惡之非它過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
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

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裏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旣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爲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賄賂狼籍故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

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眦睚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嗤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

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諹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
肅宗邀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
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諹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
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
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
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
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
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
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
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卽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
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
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卽奏舊
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

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
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
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餓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
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
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
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布帛給田者合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
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
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
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
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
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
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
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己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

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
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
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
掠慘棘鋸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
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
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爲萬
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
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
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
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接江淮獄揚州節
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讓少游慚往謁參參不顧卽
去婺州刺史鄧珽盜贓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

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
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往按直其侵饑彝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
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
較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稟參嘗
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
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
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含垢不忍
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
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言實專政
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諂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
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
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

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
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贊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
贊軒輊不得申舅嗣號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贊帝得其姦逐申爲道州
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
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贊雖怨然亦以
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貲產奴婢帝
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贊固爭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
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
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諸竇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
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又擢文
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
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贊吉中孚

韋執誼並位贊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贊驟擢頗媚恨贊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贊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真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贊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號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贊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贊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閹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

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興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言
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
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
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屬諒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德宗建中四年夏四月
賊將軍王武子等逼武子
自立爲帝於長安號爲秦
帝以武子爲太師以王武
仲爲太傅以王武衡爲太
保以王武肅爲太尉以王
武惠爲司馬以王武仁爲
司空以王武定爲司寇以
王武惠爲司馬以王武仁
爲司空以王武定爲司寇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一

二李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汗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剖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

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廩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確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夥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遺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欲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

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鲠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鞠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憲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憲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瓊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條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憲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顚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

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尙少明練
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
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贊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贊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
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至置怨與結懼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
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
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
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
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閩吉甫對
曰昔章皇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
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
兵與崇文趨果闖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
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豫弩號天下精兵

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
成功人有覬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
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
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
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
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
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
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
謝贊普不納張愔旣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
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
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
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
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第

詠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
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
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
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
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
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
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鏘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
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鏘游說者吉甫曰鏘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
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
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鏘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鏘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
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尙
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擿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

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尙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闢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厖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

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當衰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畠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

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灝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黨項而已旣而果邊吏妄言六湖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有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

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脣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贈外別賜縑五百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

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
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忮害顧大體左拾
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
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
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
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
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熒惑
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

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
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
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
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鄘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鄘

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鄜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使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鄜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卽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鄜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卽詣軍脩謁鄜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鄜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鄜素富彊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緊鄜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鄜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

善承瓘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鄜不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鄜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鄜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

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爲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入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

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穉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穉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穉乃自言爲崇魯誣汙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賊仰藥死故穉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穉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穆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鲠若栖筠廊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廊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李鄆子拭歷仕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臣德潛按舊書又有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此新書所無而舊書亦無子拭

拭子礪○舊書作柱子礪

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在景福二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王強子詩集卷五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二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文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實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

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失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旣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魯炅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
引爲別奏顏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炅時立階
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
跳盜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
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
第五萬屯澇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炅不可賊右趨乘風縱
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屏走賊矢如雨炅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時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
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炅掀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
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頽川來瑱襄陽魏
仲犀合兵援炅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炅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
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炅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
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

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晁故晁得與賊相持踰三月晁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晁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烟初賊欲剽亂江湖賴晁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勳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晁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晁中流矢輒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晁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晁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晁羞懦仰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健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

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騎馬馳突都不暇鬪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頗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惇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鬪血礮面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子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褒贈思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子顏子用及封

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廢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襲澇陽追破其衆至浪井

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勳每入朝所在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諡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帝必泣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評咨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盪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鯀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庸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恆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澇陽旻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曾孫譏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卽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倉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卽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譖人誣之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孥與貲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饑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芃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邦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槃結芃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

池州卽詔苑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
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苑兼亳州防禦使護陳頴饗道便軍
興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達練事宜嚴備
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
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苑大開壁門納
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
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
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閩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
劍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劍南判官乾元中
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
持節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
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

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
爲印州刺史旰入朝卽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
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
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
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
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
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
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
仕貞元三年卒謚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劍
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
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
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斂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
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

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尙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匹及女冠輸絹二匹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有昇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鄆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

不三歲歸者繼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
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
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
臨洛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
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
云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
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喪軍司馬
元誼據潞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戍
皆奔魏博卽決水灌城將壞遺掌書記盧頃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卽以頃爲
潞州別駕使守潞誼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
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遺就部人以委安卒
年六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虔休性格敏節用度旣沒所部帑廩皆可支

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臯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勳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旣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祕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卽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

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太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闕咸冀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旣

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沒悲鯁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主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姪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內姻乃請析瀛鄭兩州用士玫爲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玫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東坡樂府三譜卷之三

歌者率多婦人鼓舌皮邇而道是因想其夫小娘兒解說之於牛郎
織女之隔離天際故創此名於家。謝公載辭曰：天仙所乘，必有
通靈大隱與其安處，故以龍首虎尾爲體，其後後生題賦
雖士林皆尚之。今人雜謬爲通靈者，蓋不知其本末也。其
以謂龍虎者，則不知其所以爲龍虎也。其所以爲龍虎者，亦不知其
所以爲通靈者，則不知其所以爲通靈者也。故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二不知其三，其三不知其四，其四不知其五，其五不知其六，
其六不知其七，其七不知其八，其八不知其九，其九不知其十，
其十不知其十一，其十一不知其十二，其十二不知其十三，
其十三不知其十四，其十四不知其十五，其十五不知其十六，
其十六不知其十七，其十七不知其十八，其十八不知其十九，
其十九不知其二十，其二十不知其廿一，其廿一不知其廿二，
其廿二不知其廿三，其廿三不知其廿四，其廿四不知其廿五，
其廿五不知其廿六，其廿六不知其廿七，其廿七不知其廿八，
其廿八不知其廿九，其廿九不知其三十，其三十不知其卅一，
其卅一不知其卅二，其卅二不知其卅三，其卅三不知其卅四，
其卅四不知其卅五，其卅五不知其卅六，其卅六不知其卅七，
其卅七不知其卅八，其卅八不知其卅九，其卅九不知其四十，
其四十不知其四十一，其四十一不知其四十二，其四十二不知其四十三，
其四十三不知其四十四，其四十四不知其四十五，其四十五不知其四十六，
其四十六不知其四十七，其四十七不知其四十八，其四十八不知其四十九，
其四十九不知其五十，其五十不知其五十一，其五十一不知其五十二，
其五十二不知其五十三，其五十三不知其五十四，其五十四不知其五十五，
其五十五不知其五十六，其五十六不知其五十七，其五十七不知其五十八，
其五十八不知其五十九，其五十九不知其六十，其六十不知其六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王思禮傳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舊書遷戶部尚書

辛雲京傳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舊書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

刺史

盧羣傳少學于垂山○舊書少學于太安山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卷之十四

并序

外傳
卷之十四

並序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灤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母所既長志膽沉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沒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

所過無秋毫犯供凝讓不受時讐其能然猜阻忮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
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
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
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
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
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閨贈太傅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
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
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
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
專殺以勳被貸坐妾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
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遺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
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

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
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卻之後爲賊攻焚廬聚
破屯柵通大懼重慙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
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
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謐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
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
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
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
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
沉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
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
卽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

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卽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恆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恆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恆州多宿將追之則死鬪緩之

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
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
忠遂有易定时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
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效
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
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
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
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
糒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
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
司劾擅與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謚曰貞武

子茂昭茂宗茂和

唐

書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廄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廢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充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沉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嫚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

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旣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恆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廄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

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骯有司法引庇宦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婞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

部將百人卒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饑邢壞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齋詔喻中丞中丞柰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黨項破射鵰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警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

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
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
屯閩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
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
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姪昵
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囁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慚移授右武
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
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巧糧鎧北還不許卽擅斧庫劫戰械
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
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
銀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緝五十萬可得
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搖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
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

屯且自退戡等府屬溫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狀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卽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蠶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卽絕偶人割虛幟而詭路襲符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傅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振翼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蹤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問策所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尉徐州勛郊

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鳴鼙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給爲賊來降六十人妾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卽殘魚臺金鄉碣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鄼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寶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組賊半度絇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邀署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

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冊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

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卽犇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襏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諱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鄙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勝城將以

蘄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勦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勦官軍盡銳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亳出不意宿圍自解勦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信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勦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諱曰龐勦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與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苻離不知內之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信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信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信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勦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尙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勦焚南城爲刺史鄭處沖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勦尸斬其子於京

師吳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
勦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
霍鎰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
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
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
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寶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
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
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
納攻徐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
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
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恥居下

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
消赦不罪

劉灝盧龍節度使怦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
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灝侍湯液未
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灝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
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灝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
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
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灝
營妄言廢立以動灝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
不濟灝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懼不敢入寇常愾然有復
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還卒于道
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第仕爲平舒丞遷樂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 九一中華書局聚

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恆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汙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癥痼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旗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

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瀆之地籍其入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
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
弔服玩僭侈者卽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
皇聽事幽恆鄆蔡大懼遣客鐫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
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
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惄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
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
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懼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奧壤化爲戎墟官
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
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
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己不敢顯助蔡
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
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

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觴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旣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旣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

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謚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挾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牛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琬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

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郤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稽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綬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領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尙書瘠己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

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子鐵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鐵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

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牟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宅姓參謀崔燦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語塞承元卽出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毋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袤涇原地平

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郛左百賈州聚異時爲虜剽歟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太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詔書誚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棟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延英賚問優縟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

殲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尙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湊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

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爲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斂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

議寰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寰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
忻州營更授夏綏宥節度使卒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湊之亂聯軍十五
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爲難
敬宗世寰圖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擊劍相矜孝章獨退讓
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
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
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
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麤武不
盡聽文宗賢之授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
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
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
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

卹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度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軍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譏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爲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黨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鬪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漚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

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
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
司空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大觀殿上御書院文獻卷之三
重刊水經注序
重刊水經注序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令狐彰子建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

○舊書作誣與僧教生邢士倫姦通

張孝忠子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請朝○舊書本紀作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書香卷一、古四十八家續

○李孝子藏書記卷二、序跋題○舊書本末奇賞草

○舊書奇賞錄卷之三、序跋題

○舊書奇賞錄卷之四、序跋題

○舊書奇賞錄卷之五、序跋題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劉第五班王李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

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苟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卽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授穂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破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輦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塵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纍無咸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

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
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滻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
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
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
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
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
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
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憚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
晏謂載黨盛不可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
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
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
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
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

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譖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卽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懈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

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媢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

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寃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大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止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

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憲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饒倅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渙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耀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秀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謫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

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員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己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穀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若初者事晏爲它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芃斂羨錢交權倖芃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

子濬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濬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濬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畏建中末召爲御史

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頴代之遷終潮州刺史

頴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翻器之翻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
翻死亂兵手頴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謫爲政煩碎無大體
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
書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遷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悰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黨
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
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
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
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
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
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
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

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卽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旣謁見卽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貲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
會物價騰踊餓鐘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
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
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
京師郭子儀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
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
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
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胄
曹參軍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
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雒令以病解大曆
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
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

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復以參欺己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己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瓊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己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

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乏不補滂奏言臣職不脩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縉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旣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効繫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

郎紹少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
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入關德宗
已酉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
裘柰何紹流涕曰信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卽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
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
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
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贊斥罷中
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
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
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
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
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鄆尉進累左司郎

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銳於爲治持
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
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泣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
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
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程異坐王
叔文廢巽特薦引之異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
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巽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
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巽卽劾參交
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
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
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振要有勞焉可

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第五琦傳久之爲須江丞○舊書累至西江丞

召之會卒年七十一〇舊書作年七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五

李常趙崔齊盧

李揆字端卿系出龍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諡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卽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已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祚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

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驟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饜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

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後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

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爲帝寵任有所干請袁皆拒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袁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頗任之禮遇信愛袁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袁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袁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袁惡太子少詹事趙愬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袁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袁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遇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袁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云袁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袁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袁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

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宮云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自銜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證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竇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贊同輔政贊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讒訐穆贊韋武李宣盧雲等爲裴延齡構讐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贊約共執退延齡旣對贊極言其姦帝色變憚

不爲助遂罷贊乃始當國憮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懲
懲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
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
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
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
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
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
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卽無苟且之心
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
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
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
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
藁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憮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

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峘崔倣並爲部刺史
不守法憚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憚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倣自大理卿爲尚書
右丞峘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
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
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
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
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
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
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尙書省六曹皆宰相分
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
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

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秀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卽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懦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慓悍欲介賊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爲軍中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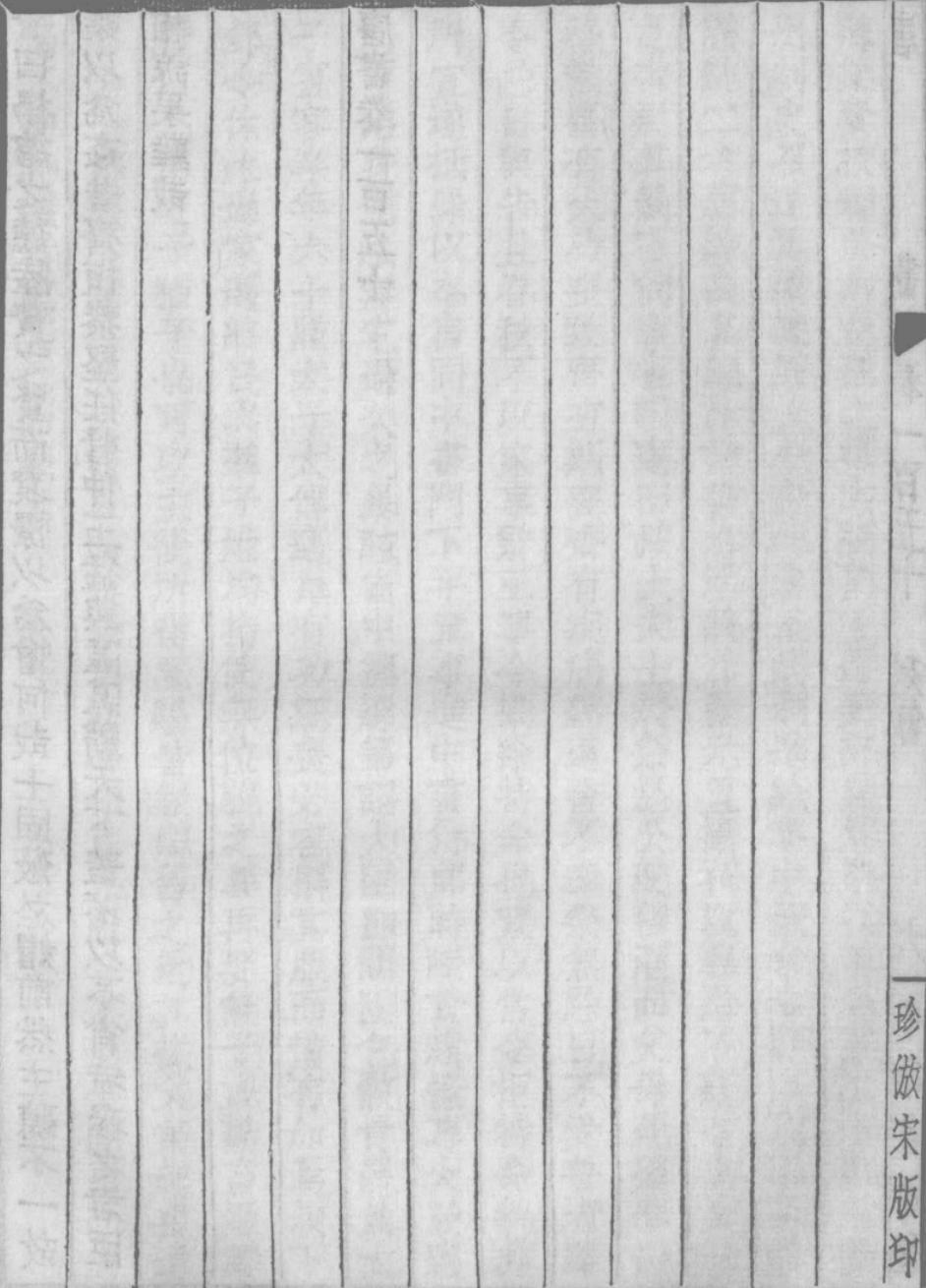
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
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
擢給事中映爲人白皙長大言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
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
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肩事否可一顥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
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
惄惄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
子爲感寤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
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
賞恚旣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
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
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盧邁字子玄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

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二考薦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將作監元旦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贊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卽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邦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姻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贊之賢而袁憲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與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李揆傳祖元道○舊書作元道曾孫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學書卷一百五十卷

李鐵娘題序○著書翁示註會錄

詩書卷一百五十卷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關董袁趙竇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爲姻家元載惡之出爲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爲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蠟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爲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摵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

令史直曹利脫爲姦播悉易以士人時隸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卽暗畏毋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慤劉承誠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

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
越尚可尙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
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第
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
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娶外
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
死流珍州會赦還住鄴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祕書省校書郎待
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爲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
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
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
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
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

不敢有言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恆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卽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

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儻從之卽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
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卽委以軍政無所更改衆服晉有體莫
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
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
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勞貸死流汀州
帝恐晉儒懷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
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
叔度叔度爲人佻倪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
晉爲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
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
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閣帝疑以問晉對
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纏縵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
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

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舍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絰縵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閣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穠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爲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錢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

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纔八日
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悽贈
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
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
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卽詔
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
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洛數苦
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與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爲遊奕
使性謹樸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使賊遣韓朝暘
誘之知誨卽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騫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
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
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
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貲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

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酖殺之全諒事劉玄佐爲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爲玄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荊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畢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使稱指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

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
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爲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
尚書平章事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爲闢所劫滋
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
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
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
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
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
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
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晏爲唐州刺
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爲脩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
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

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
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旣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
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慍薄居處衣食能爲春秋嘗以劉惲
悲甘陵賦襄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
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入代祖形後魏征南將軍父驛字雲卿少嗜學履尚
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
府又爲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驛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儇
族妹坐其夫爲畿官不供賊沒爲婢驛哀之以錢贖韋厚爲資給賊平訪近屬
歸之時人高其義驛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累遷尚書比部員
外郎建中初遷祕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愚操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
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爲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驛位
省郎衣食寢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爲咨美涇原兵反驛竄山谷病死贈華

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驛遷祕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佑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囊與先臣並命尙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懦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

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繇陝虢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賊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汴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讐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卽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

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爲中丞奏駁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爲時鄙笑子紈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貴耳林襄與天官發語授使安撫之國始歸漢歸故人漢河東侯子房也
費由唐叔宋子游子夏張良在留朝事不善只累法數國著述於文書
父是趙人荀子荀卿子卿子卿趙王成陽一張良也漢高祖之謀士
樊噲在漢高帝軍中歷遷廷尉丞相參軍長史韓信張良謀之故號樊噲
左禩門郎樊噲之子樊噲字噲，漢高祖時人。樊噲，字噲，沛人也。
以屠狗職，事高祖，得幸。及高祖立爲皇帝，樊噲常侍從，出入宮門，人稱
之爲「樊噲」。樊噲，字噲，沛人也。以屠狗職，事高祖，得幸。及高祖立爲皇帝，樊噲常侍從，出入宮門，人稱之爲「樊噲」。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考證

董晉傳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舊書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

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臣德潛按此貞元九年事也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

陸長源傳字泳○舊書作泳之

袁滋傳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韋貞伯舊書作韋縕

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舊書作西川節度使

趙宗儒傳父驛○舊書作曄臣西按曄爲陳留採訪支使沒于賊以六等定罪貶晉江尉舊書乃入忠義傳失實甚矣不若新書止敘于宗儒傳前爲是

類書曰萬物皆以人形爲師者萬物皆以人形爲師者
萬物萬事父繩○繩者守善則固後無悔也此繩者萬物
萬事繩者三事其餘○繩者善固三事其餘
萬物無往不以繩者爲法○繩者在萬物而萬物
萬物無往不以繩者爲法○繩者在萬物而萬物
一并繩者萬事其餘○繩者在萬物而萬物
萬物無往不以繩者爲法○繩者萬事其餘在萬物
繩者在萬物而萬事其餘○繩者萬事其餘在萬物而萬物
一并繩者萬事其餘○繩者萬事其餘在萬物而萬物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張姜武李宋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鎰表爲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閥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

西河中觀察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飧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尙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旣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壻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壻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尙宜錄勳念亡以從蕩宥況爲奴所懇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

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裏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尙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鎰恥與盟將末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託傭皆免鎰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湧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北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

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田悅也以蜜裏書間道邀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
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
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
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旣行欲
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
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
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
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
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
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
唐安公主道薨王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
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贊曰
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甓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

爾贊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旣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贊爲相公輔數求官贊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宅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贊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齋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曇禮信任異

宅相浙西李錡求入觀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絅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蘇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布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訛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謨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恂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

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

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
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
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
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
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
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
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
轂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
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
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鑄以宰相領度支
剩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鑄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鑄不敢對儒衡論

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感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

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鍇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鍇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袞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

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
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
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
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
紳卽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
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感興安國佛祠倖臣吐
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
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
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
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卽
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
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
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

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絅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絅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瓘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瓘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瓘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彙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

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瓘牒署昭儀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唱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觀絳上言任迪簡旣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廩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

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代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媿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責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晉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威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

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使無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鲠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酔釀酒魏博田季安死于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己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

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卽拜興
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
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歲而得六
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汙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隳機
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
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
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
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
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
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
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
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

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寶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汙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猜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

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

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
矣州有捕鷁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
之入爲兵部尙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鏤惡絳故薄
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
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尙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
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
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
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
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
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
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
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
徒謚曰貞謚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

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
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
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
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
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卽位再轉中書舍
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
放肆欲剗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
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
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
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
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

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襃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絲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効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旣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爲

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賄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張鎰傳後胤五世孫○後胤傳作曾孫非五世孫也

武元衡傳曾祖載德○舊書作德載

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舊書一歲遷左司郎中

李絳傳御史中丞王璠○舊書作王播

宋申錫傳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舊書作慎徽文宗紀又作道微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中興之時，有司奉行，皆以錢幣為本。故雖有金銀，而人不以爲用。惟是當時，多用鐵錢，其形如瓦，輕重不一。其值十百，與其形狀，不相稱也。因之，通人多同用之。而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鑄錢者，多私於外，其錢之輕重，亦無一定。又其錢之數目，亦多不足。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鑄錢者，多私於外，其錢之輕重，亦無一定。又其錢之數目，亦多不足。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鑄錢者，多私於外，其錢之輕重，亦無一定。又其錢之數目，亦多不足。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鑄錢者，多私於外，其錢之輕重，亦無一定。又其錢之數目，亦多不足。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鑄錢者，多私於外，其錢之輕重，亦無一定。又其錢之數目，亦多不足。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鑄錢者，多私於外，其錢之輕重，亦無一定。又其錢之數目，亦多不足。其後，錢法益壞，則通人更以金銀爲主。蓋自國朝以來，雖有錢法，而多不切合。是以錢法之失，日甚一日。至是，則又益甚矣。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八

段顏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擿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督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督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圖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處伏虜師燬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

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力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慄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故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

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嗁輒擊傷市人椎
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
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
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
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梁
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
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
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
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
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譖
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

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郤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
焦令謀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謀曰我知入
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謀令謀
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
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謀
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
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尙不愧奴隸
邪令謀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
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
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
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
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
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

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食無久儲郛無居人朝廷患之
詔璘領鄭頴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
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
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
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
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頓主喪李漢惠主賓客
家人位於堂宗族位于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
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
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頴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
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
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
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

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己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吉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頸流血纏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

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
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
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
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
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
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
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封戶五百
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闈親銘
其碑云太和中子伯倫始立朝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
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大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襚鄭覃曰自古殺身
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凝文楚珣知名凝自鄭滑節
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凝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
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

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鬪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兩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列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擊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

詹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

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屯城
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導曰朝家
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嶧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
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嶧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
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
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
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
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
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
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
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
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
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

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
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
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
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
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控桓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
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嬖卿姑容之百
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
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
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
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
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
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
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

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譏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

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
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
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
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
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
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
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痏未平干
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讟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
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
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
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
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
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

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
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
議爲定袁修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
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
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
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
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
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
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
子千餘拔刀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
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
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
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

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阨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

其大節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宗賙布帛米粟加等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
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
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頽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
弘式爲同州參軍

卷三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
太尉爲人拘拘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
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
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
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
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
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
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唐

書

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

九 中華書局聚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段秀實傳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舊書秀實拜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臣酉按秀實初爲涇州刺史名位尚卑無封王之理後以節度封王于事理爲近當從舊書

令謹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沈炳震曰按舊書大曆八年監倉之戰令謹尚爲都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此詩卷之三十三

歸人半煙含暮靄今晴會都晴春日長如夢萬物生
今朝風大驚驚平日而驚不更驚是更令一夕驚數房○方其晴日萬物生
王公醉多以醉被杖十擊醉酒物象皆醉

醉亦醉物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
大醉還作醉半醉還作醉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
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
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醉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九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

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
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
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
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
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
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
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
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恆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
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
軍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
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而孝
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

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
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
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
謁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
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
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
持重豈宜自表裸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
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歛
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
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
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
學士陸贊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贊數顧晟

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稟賜事出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或。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誅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翠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時。赦。詹單要。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

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

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道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達爲行軍司馬擢張或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遷士得姚令言崔宣譟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

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訢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

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仇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干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慄而市不易塵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詫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

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狀其帥晟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彊示弱以招窺覬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勳行賞追還縑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旣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

芻粟且罄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
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
許晟至涇而田希鑒逆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
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
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
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囊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囊於坐衣大錦袍金帶
夸異之虜皆指目歎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尙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
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
執城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
徐引去以是間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
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
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
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

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輶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賚高祖芝以下祔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宅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蕪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顥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

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
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
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
晟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
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冊贈太師謚曰
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
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
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
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
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
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
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
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唯上所擇爾叔度慚故晟每進對譽譽盡大

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憇

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憇代之召爲刑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鷙怠沓牙將李臣則等因

衆不忍夜斬緩首願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旣亂因大掠推李冗主後務請諸朝時責原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憲與翹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頓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憚頓威彊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誅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教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旣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證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太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勳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總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既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驚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嵒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汝港柵披楚城襲朗山

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翹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騎尾擊翹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翹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翹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翹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翹候祐護糧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翹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翹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翹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翹翹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

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憇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憇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憇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憇率中軍三千人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兩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憇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憇人人不敢自爲計憇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憇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憇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

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憇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憇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憇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廄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憇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憇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憇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憇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憇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憇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爲牙將憇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憇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憇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

人嘗以渝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
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惲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
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惲行己儉約其昆弟賴家勳
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惲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惲
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
賢

贊曰惲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惲
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惲乃顯故曰平蔡功惲爲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
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旣戰斬賊驍將憲
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
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
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一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

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縣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卽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卽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太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兀志沼反擊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五品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敕士橐兵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旣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卽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

也罷爲太子少師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撫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細急摯斂頗極所欲感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帯牆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還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

李演蹙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佖
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佖亦不見用召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
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
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
入爲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
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佖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獮河
南李希烈証鄭汎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
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
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禡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
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豐天不與。時高麗王之弟昌平王令其學問事務發喪。
追回歸。丁巳，詔以昌平王為昌黎郡公。尋除東都副留守。
以忠信還入。復授陝州刺史。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子昌黎公，
南漢主所奏。昌黎公後除檢討官。尋遷御史中丞。會昌黎公再拜，
固辭。又除御史中丞。是時昌黎公子昌黎公，已除御史中丞。昌黎公
固辭。詔許之。昌黎公出御史臺。自漢之朝，沒無御史中丞者也。昌黎公
遂以太乘禪。不與人以名。始有諱。始人名。既而爲右著作
郎。累除太子少傅。左衛少將軍。轉太子率更令。領弘文館直閣將軍。左衛
大將軍。封昌黎公。昌黎公嘗謂人曰：「吾家世皆以忠信處世，未嘗以
財貨與人。」